

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 与基督教

◎ 肖霞 著

ゆふぐれしづかに
ゆめみんとて
よのわづらひより
しばしのがる

きみよりほかには
しるものなき
花かけにゆきて
こひを泣きぬ

すぎこしゆめぢを
おもひみるに
こひこそつみなれ
つみこそこひ

いのりもつとめも
このつみゆゑ
たのしきそのへと
われはゆか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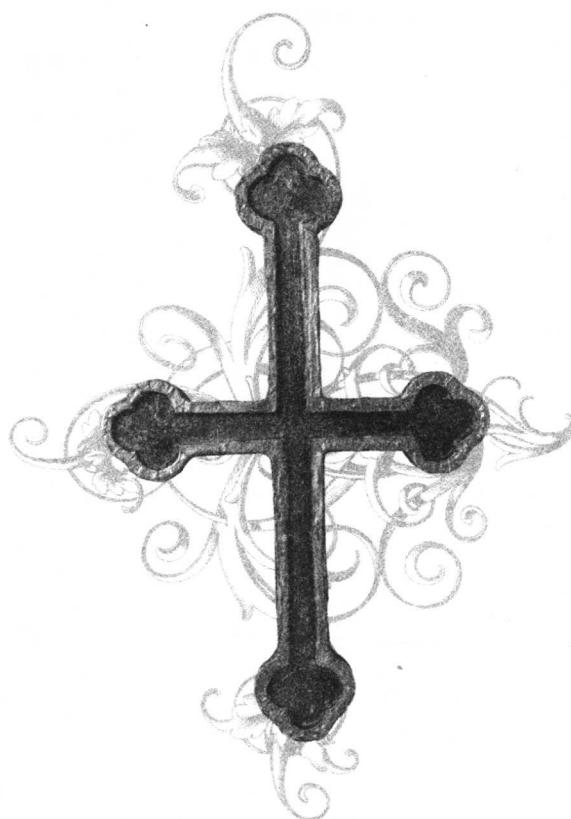
なつかしき君と
てをたづさへ
くらき冥府までも
かけりゆかん

島崎藤村——「逃げ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度
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03JB 750.47-99007)

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
与基督教



◎ 肖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肖霞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607-3383-8

I. 日...

II. 肖...

III. 基督教—关系—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日本—近代

IV. I313.064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209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980 毫米 1/16 27.5 印张 479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文学与宗教之关系	(2)
二、宗教文学的表现形式和类型	(5)
三、基督教与文学	(7)
四、基督教批判.....	(15)
第一章 日本近代文学与基督教	(18)
第一节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19)
一、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及文化启蒙.....	(19)
二、教化与反教化.....	(25)
三、欧化政治与基督信仰.....	(28)
四、基督教文化对日本社会的浸润.....	(33)
五、基督教文化对明治文学的启蒙.....	(39)
第二节 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教思想与基督教文学社的成立	(45)
一、青年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新教思想的共鸣.....	(45)
二、基督教文学社及其代表人物.....	(49)
第三节 日本近代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55)
一、文学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意识.....	(55)
二、日本近代诗歌与赞美诗.....	(66)
第二章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77)
第一节 浪漫主义的兴起与传播	(77)
一、浪漫主义探源.....	(77)



二、日本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83)
第二节 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86)
一、浪漫主义的宗教情感.....	(86)
二、以《圣经》为题材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	(88)
第三节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93)
一、日本浪漫主义的总体特征.....	(94)
二、日本浪漫主义与基督教.....	(98)
第三章 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102)
第一节 基督教文化对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	(102)
一、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作家及其基督教倾向	(102)
二、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的特征	(108)
第二节 德富苏峰——启蒙的浪漫主义作家.....	(111)
一、“奉教启智”的浪漫性格	(111)
二、德富苏峰与基督信仰	(120)
三、“灵感”论与基督教伦理观	(125)
第三节 矢崎嵯峨屋——忧郁的浪漫作家.....	(129)
一、矢崎嵯峨屋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色	(129)
二、矢崎嵯峨屋对基督教的接受	(136)
三、文学创作中的基督教倾向	(137)
第四节 幸田露伴——基督教式的浪漫主义.....	(145)
一、文学特色与基督教情结	(146)
二、“悟道的文学”与“神圣之恋”	(151)
第四章 《文学界》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159)
第一节 《文学界》与西方浪漫主义.....	(159)
一、《文学界》作家群对西方文学的读取	(160)
二、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170)
第二节 北村透谷——对“内部生命”的探求.....	(175)
一、爱情与“基督”	(175)
二、“楚囚”对“内部生命”的探索	(178)
三、以生命观为中心的宗教意识	(183)
第三节 岛崎藤村——浪漫诗人与基督教.....	(193)
一、青春的苦涩、苦恼与燃烧.....	(193)

二、文学创作中的基督教诗性特征	(201)
第四节 国木田独歩——在自然中体味神性.....	(215)
一、以基督教为媒介自觉人性、人生.....	(215)
二、浪漫文学的产生及其表现	(216)
三、诗人意识与神性的结合	(233)
第五章 《明星》派浪漫文学的崛起与基督教	(242)
第一节 《明星》时期的浪漫主义	(243)
一、《明星》派的崛起	(243)
二、《明星》时期浪漫主义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	(246)
三、《明星》时期的浪漫主义与基督教	(258)
第二节 与谢野晶子——恋爱赞歌与基督教	(265)
一、自我高扬与多彩的美的“乱舞”	(266)
二、“恋情燃烧”与诗品的浪漫	(267)
三、《乱发》与“迷途羔羊”的超越	(276)
第三节 石川啄木与基督教	(282)
一、短暂的人生《憧憬》.....	(283)
二、石川啄木的浪漫文学创作.....	(284)
三、石川啄木与基督教	(289)
四、还俗“基督”	(295)
五、以“爱”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性格	(299)
第四节 木下尚江——人民的浪漫主义与基督教	(305)
一、在基督教中寻求“人间救赎”.....	(306)
二、浪漫主义的时代先驱.....	(309)
三、思想历程与基督教	(312)
四、《火柱》映照下的基督教意象	(317)
第六章 新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	(326)
第一节 新浪漫主义文学及特性	(327)
一、日本新浪漫主义的产生.....	(328)
二、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	(332)
第二节 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335)
一、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336)
二、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342)



第三节 萩原朔太郎——“净罪诗篇”与基督教	(348)
一、《吠月》的焦躁与《青猫》的倦怠	(348)
二、“漂泊歌者”的“回归”追求	(352)
三、宗教情操和诗的情操	(359)
四、“杂想”中的基督教情结	(364)
第四节 三木露风——“孤独”者的呻吟与灵魂拯救	(367)
一、诗的“灵魂拯救”	(367)
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特色	(368)
三、《废园》透出的“信仰曙光”	(377)
第五节 木下奎太郎——“吉利支丹”与“故国”发现	(386)
一、浪漫主义的文学表现	(387)
二、木下奎太郎与基督教	(395)
三、木下奎太郎戏剧的象征性	(400)
四、“故国”发现的悲哀	(403)
结 语	(407)
参考文献	(411)
后 记	(432)

绪 论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新批评与神话——原型批评、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以及阐释学等几乎都源于人们对《圣经》^①的诠释。在F.R.利维斯、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诺思洛普·弗莱等人的推动下,文化研究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界十分风行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他们试图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中重新解读经典文学,更加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积极探讨文学和宗教这一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很多著作从心理学、哲学以及物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宗教与当代西方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有人曾经断言:“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的历史,更具体地说,各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从圣经中获得的启迪,因此研究西方文学,没有对圣经的最起码的理解显然是无从下手的。”^②

自古以来,日本文学是在他国文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日本古代文学承受中国文学中“儒、道、释”思想的沐浴和影响,近代文学又受基督教的熏陶和浸润,宗教因素成为近代日本人在文化转型期打破传统、确立自我、重估一切时的价值尺度。宗教以及宗教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研究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仅绕不开基督教这个话题,而且还是深入解读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① 本书选用的版本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圣经》,2004年版。

② [加拿大]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译本序),郝振益、樊振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一、文学与宗教之关系

文学与宗教的联系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产生于文学的混沌时期——原始神话之中。在原始神话里,文学与宗教表现为先民的图腾崇拜、民族神话和传说,而“当文学不再作为揭示宗教真理和仪式的工具和部分之后,文学与宗教仍然保持着密切与复杂的联系”^①。从西方社会来看,许多文化和文学传统几乎都始终含有宗教观念或提出宗教问题,需要动用宗教观念进行解读才能深明其义。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各国文学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意识,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或层面上去解读东方文学,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宗教与文学,作为社会现象,千百年来一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中不断发展壮大。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二者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历史上,宗教的产生极具偶然性,它是人们对不可预知的自然界及其现象的精神情绪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②因此,在这种不可思议的自然界崇拜的基础上,最早形成了自然宗教或原始宗教,崇拜对象也多为自然现象的刮风、闪电、打雷、下雨、动物、植物、祖先等。它们多具有自发性、地域性、氏族性和功利性等,多以人们居住的狭小范畴为中心展开。这种只凭感性的、质朴的认知思维方式,不自觉地将自然与自然力人格化和形象化以解释不可思议的自然。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③。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原来那种地域性、氏族性的原始宗教渐渐被集团性的阶级所控制,出现了以人、阶级划分的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是借助于人为力量,有意识地发展起来的,在统治阶级的利用、保护和支持下,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民族宗教或叫做国家宗教。它由民族宗教发展而成,是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所拜神灵也为本民族的守护神,后逐渐被人格化,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二为世界宗教,由于其教义着眼于人类,被视为全世界的精神主宰,

① 陈惇、孙景尧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20 页。



具有通管全世界各民族的能量。

在西方，“宗教”一词源自拉丁语“Religio”，意指有限与无限之联系，尤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圣经·创世纪》的主题就是，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违抗上帝旨义，从神圣的“伊甸园”堕落到世俗状态，从此，真理便同罪恶的世间绝对分开，为了实现人神两界的“重新结合”，人类与上帝之间便签订了契约，这个契约便被称为《旧约全书》（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及其后代签订的）和《新约全书》（上帝同人类重新签订的）。这样，西方人所说的“宗教”，就是上帝同人类绝对二分，上帝掌握真理，并超越人世，人在上帝的“终极”关怀下，永远被动地靠上帝、耶稣来拯救，要绝对地信仰上帝。因此，上帝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唯一性、万能性、主宰性和权威性，是无所不在的至高“存在”。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指出：“宗教的要求是对自己的要求，是有关自己生命的要求。我们自己感知它的相对、有限，同时，又将其与绝对、无限的力合而为一，由此得到永远的真正生命的要求。犹如保罗所说，我们不能生存，只有基督在我处才能生存，将肉体生命的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靠唯一神生存下去的感情。真正的宗教是谋求自我的改变、生命的革新。如同所言，基督取十字架而不从我者，是不适合于我那样，还有一点，由相信自己之念，其间还不能说有真正的宗教之心。……宗教的要求是我们欲停而又无法停止的大的生命之要求，是严肃的意志之要求。宗教是人之目的，而决非是其他手段。”^①西方人对宗教的把握总是离不开本体论，即从人神联系的信仰出发。例如，针对西方各国中普遍盛行的基督教，近代著名哲学家柯利（A. Bruce Curry）从人与上帝之间的无限关系出发，指出：“宗教是我们内心的无限企望同外界更大的无限相接触相交通的一种不朽的追求。”^②哲学家梯德尔（E. F. Tittle）则认为：“宗教是使人振奋的一种信仰”，它“能辅助个人发展到他的最高点”^③。同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都视宗教为神圣之物，认为它是信仰与行为的统一体，同时又认为它的基础是社会或心理的需要。很明显，在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国家，他们处处都要找一个“上帝”来主宰自己的生活，将人类有限的一切美好都奉献给无限的神。马克思总结道：“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

^① 西田幾多郎〔善の研究〕上田闇照監修 大橋良紹等編修「西田哲学選集」(1) 京都 燐影社
1998年2月 第226~227ページ。

^② 转引自陈惇、孙景尧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③ 转引自陈惇、孙景尧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①

长期以来,宗教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十分热门,也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极为相似。每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或出现大的历史事件时,政治必然对文学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促进文学的发展。同样,每当宗教意识以及宗教上层建筑统治社会时,宗教也会强烈地渗透到文学之中,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中西文学史上,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清教文学,以高乃依的《熙德》为代表的法国17世纪前期的古典文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都有着极鲜明的政治色彩。同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我国唐代盛行的佛教文学,都是宗教意识统治社会生活的必然结果。从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史可看出,宗教对文学、艺术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约·阿·克雷维列夫曾在《宗教史》里列举了宗教神话对文学艺术产生的各种影响,赞美了《圣经》文学的“丰富多彩,栩栩如生”^②。T.S.艾略特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莎士比亚是描写人类本性的最伟大诗人,因而我们只能这样说:如果他的剧中需要一个以基督教徒身份说话的人物,他就会以其独特的理解力和同情心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基督教徒的体验和感情之中”^③。莎士比亚悲剧是“基督教悲剧”,因为“它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④。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宗教,就没有西方文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莎士比亚。

可以说,西方文化与文学是建立于基督教式的,或者说是被基督教所同化了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为此,刘建军教授指出:“没有基督教文化,就不会形成后来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和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从而也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同样,“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西方古代文化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文化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的灵与肉、感性与理性、天国之城和地上之城两种要素的矛盾斗争,也就没有西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出现,“把人的精神生活、精神需要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教“把古代的人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② 参见[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王先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③ [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④ [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自然人’的观念发展到了人是‘精神的人’的高度”。“人的内心矛盾也就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动力”，导致产生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重大文化思潮。所以，他得出结论：“如果讲西方文化，不讲那基督教文化就没有意义了。同样，讲西方文学发展，不讲基督教对它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这种文学史也就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了。”^①

二、宗教文学的表现形式和类型

宗教与文学结合，并借用文学形式来传播或褒贬教义，就形成了宗教文学。于是，智者们将宗教文学定义为“具有重要宗教内容的文学”。

通常意义上，宗教文学分为五种。其一，弘扬宗教信仰的基本读物。认为这种文学传达了神的旨意，是具有灵感的疏导理由和先知们的作品，如基督教的《圣经》、犹太教的《旧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其二，陈述个人宗教意识的文学。这种宗教意识包括虔诚和怀疑两种情绪。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其他还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T. S. 艾略特的诗歌等。其三，关于宗教主题的大众文学。它包括圣徒传、奇迹剧、道德剧、大众化的祈祷诗等形式，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及现代派小说等为其主要代表。其四，触及宗教问题而富于哲理性以及准哲理性作品。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莫尔的《理想之邦》等。其五，基本上是非宗教性的想象作品，但含有很多宗教的内容。

马焯荣先生从作品对宗教所持的态度来看，把宗教文学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弘扬宗教的文学以及宣传宗教教义的大众文学。它包括各类宗教经典、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的布道文等。其二，批判宗教的文学以及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批判宗教意识的作品。如鲁迅的《长明灯》、《神曲》等。其三，对宗教作现实主义描绘或浪漫主义描绘的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里描述宗教战争的小说。如司各特的《清教徒》、大仲马的《玛戈王后》、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拜伦的圣经故事剧《该隐》等。^②

宗教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般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表现在宗教经典的编纂上，如西方的《圣经》、中国的《道藏》等。尤其是《圣经》，曾经是西方人独一无二的文学读物。《圣经》的德文译本，既是宗教改革的第一批成果之一，也是德国文学的奠基石。宗教与文学的相互渗透，还表现在文学

^① 袁先来：《建构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刘建军教授访谈录》，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马焯荣《中西宗教与文学》，岳麓书社 1991 年版，第 67 页。



创作向宗教经典汲取题材上。西方文学从《圣经》中汲取题材,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例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取材于《创世纪》,《力士参孙》取材于《士师记》,《复乐园》和《基督的降生》取材于《福音》书。而西方戏剧,则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全部内容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舞台。二是表现在文艺理论与宗教理论的合流上。作家、艺术家借助于宗教的想象与幻想,塑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文艺理论家则借助于宗教理论——神学与文学,建造新的文艺理论。例如,我国古代有名的《沧浪诗话》,就是以禅喻诗,是宗教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在西方影响甚大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就是宗教理论向文学理论渗透的结晶。它由荣格和弗莱率先提出,旨在说明:一切文学创作,都是某些宗教神话原型的再现。这一理论随之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之一。

按照文学体裁的划分原则,宗教文学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宗教诗、宗教小说、宗教戏剧、宗教散文、宗教故事等,而宗教诗、宗教小说、宗教戏剧则是比较常见的形式。在宗教诗中,又可分为完全宗教诗和不完全宗教诗两种。前者是指各种宗教信徒抒写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的诗作,或是诗人描述各种宗教活动的诗作。后者则是指一切含有部分宗教内容的诗作。例如,古今中外的英雄史诗,大多含有部分宗教神话。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我国藏蒙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等作品。宗教小说是指宗教与小说的重叠或交叉,二者重叠是完全宗教小说,二者交叉则是不完全宗教小说。前者以弘扬或批判宗教为主题,或寓社会理想、政治讽刺于宗教神话,或描写现实的宗教生活,人物以超自然力或宗教分子为主角,情节往往围绕宗教活动而展开。作品表现的题材、主题、人物、情节均与宗教融为一体。例如,中国的《西游记》、《聊斋志异》。欧洲小说,几乎没有一部不涉及宗教问题,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伏尼契的《牛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以此类推,宗教戏剧是指宗教与戏剧的重叠或交叉,凡扮演宗教神话故事,表现宗教意识,或扮演现实的宗教活动,以达到弘扬或批判宗教为目的的戏剧,均属完全宗教剧。这种完全宗教剧从原始时代起,随着礼仪形式的戏剧表演而产生,直到现在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成为中西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这种宗教剧有时偏重于娱神,有时偏重于娱人,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从简单的审美过程走向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剧。

文学,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观照之后而产生的艺术作品,是作家的自我表现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产物。一部文学作品有可能偏重于审美主体的表现,也有可能偏重于审美客体的表现。以此为准,宗教文学还可划分为表现型和再现型两种类型。表现型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自



己的宗教意识,抒发各自不同的宗教感情。而再现型作家则偏重对宗教景观的动人描绘,再现现实中的宗教生活,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海伦·加德纳认为:希腊悲剧是宗教剧,莎士比亚悲剧却是世俗剧。她说:“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显然是世俗戏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它都不能称为神圣戏剧。但世俗戏剧并不一定都是反宗教的,它仍然可以阐发宗教思想,表达宗教态度和宗教情感。”^①她始终将莎士比亚悲剧看做基督教的悲剧,认为“《哈姆雷特》和《鼓佩斯》都是基督教悲剧。它们的背景都设置在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里,如果人物要运用宗教语言,他们所运用的就是基督教语言”^②。综观莎士比亚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剧作,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题材,建立在不同的宗教世界里。具体地说,莎翁的大部分悲剧、喜剧和英国历史剧,其戏剧故事是发生在基督世界里;莎翁的希腊、罗马历史传说故事剧,其戏剧冲突是发生在奥林匹斯世界里;莎翁的《暴风雨》之类的传奇剧,则是发生在原始宗教神话世界里。”^③

三、基督教与文学

基督教有着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积淀,是目前拥有信徒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世界宗教之一。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第一个千年是它的创建和确立期,经历了欧洲历史上古希腊罗马文化向欧洲中古文化的转型,参与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重构和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创建。第二个千年是由鼎盛走向多元,经历了神本主义和经院哲学的鼎盛,创立了欧洲中世纪敬拜上帝的文化,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在多元文化转换中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宗教。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是古代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结合。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二者并称为“二希”,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书面源头,扮演着西方文化灵魂的角色,也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前者为神本文化,反映了人的精神性、道德性和神性特征;后者为人本文化,反映了人的物质性、生理性或动物特性。前者追求灵性与信仰的世界,后者则追求科学与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西方文化的特色——奥林匹斯神和耶稣基督的献身精神。T. S. 艾略特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伴随着某种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文化一定会

^① [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② [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③ 马焯荣:《中西宗教与文学》,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3页。



成为宗教的产物,或者说,宗教一定会成为文化的产物。”^①当“二希”文化产生之际,同时就产生了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与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宗教信仰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和社会存在直接参与了世界文明多元体系的构筑,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宗教的体现和表现。基督教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的最大载体。它旨在主张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分裂,并在分裂过程中建构以精神为本的、精神超越一切的“绝对心灵”。在这里,“精神”占据了第一的地位,被看做真理。

刘建军教授指出:“基督教自产生以后对欧洲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精神乃至文学精神的生成,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对后代西方文化的作用,绝非只是一个过渡的问题,而是一个奠基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②基督教的诞生直接催生了基督教文学的产生,“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观念形态别具一格,表现手法新奇多样,在世界文苑中展现出一片璀璨的人文景观”^③。朱维之先生指出:“从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因为宗教重在感情和想象,一如艺术。宗教的热诚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④在众多宗教中,“基督教是最美,最艺术的宗教”,“故此,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竭力说基督教的艺术才是真正艺术,基督教文学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⑤。基督教文学,其先声应指《旧约》的古希伯来文学,尔后还有基督纪元的最初一二百年间,由初期基督教作家创作的《新约》文学。另外,还包括被演绎的“新约外传”,以及殉道文学、护教文学、教父文学等。随着教会的迅速发展和《圣经》的广泛传播,圣经故事、赞美诗、祈祷文、布道文、梦幻故事、神秘剧、圣母剧等各种各样的基督教诗文涌现出来。周作人曾经说:“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养上是经典,一方面也是国民的文学。”^⑥在评价《旧约》作为国民文学的价值时,漠尔指出:“这旧约在犹太及基督教会的宗教的价值之外,又便是国民文学的残余,仅有独立研究的价值。这里边的杰作,即便不管著作的年代与情状,随便取读,也很是愉快而且有益;但如明了他的时代与在全体文学中的位置,我们将更能赏

① [英]T. S.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陈常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5 页。

② 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 页。

③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导言》,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④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导言》(《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1 页。

⑤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导言》(《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1 页。

⑥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 年 1 月。



鉴与理解他了。希伯来人民的政治史，他们文明及宗教史的资源，也都在这文学里面。”^①

从基督教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入手，考察基督教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这是研究基督教文学最富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基督教文学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上面提到的圣经文学和出自信徒之手创作的各类基督教诗文，二是指“纯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各种基督教文化成分。加拿大学者谢大卫认为：“《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至于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②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经》及其影响，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艺。19世纪以来，欧洲兴起了“《圣经》考证学”以及将《圣经》当作历史文献来研究的新方向。“《圣经》不但是宗教经文和历史文献，它还是一部文学经典；它不但在西方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和文学中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本身也是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和分析的一个重点。”^③因此，T. S. 艾略特指出：“每一种文学都必然有着其自身特有的某种渊源，它们深深地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之中。”^④

基督教文学是五彩缤纷的基督教文化长廊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一代代执著的追随者及诗人、作家就笔耕不辍，创作出不可胜数的诗文篇章，极大地丰富了基督教文化的宝库，促进了基督教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传播，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基督教之所以深深地影响着欧美文学，是因为欧洲的许多民族在文字、文学的诞生之初，同时迎来了基督教传教士，对《圣经》的翻译也就同步进行，使欧洲中世纪的文学沐浴着基督教的阳光，茁壮成长。俄罗斯文学形成于“罗斯受洗”事件之后，以基督教的变种——东正教的形式，使基督教在欧亚大陆的东北部成长起来，出现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作家。美国文化是欧洲殖民的产物，是英格兰清教徒直接带来的，是英国文化的翻版。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人文主义者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反抗中世纪的天主教，张扬个性解放，但在不少作家的笔下，人文精神与基督教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说明，基督教已深深扎根于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发展的正义作家心中，不论社会如何变迁，历史如何波动，基督教文化永远为他们提供创作的

^① 转引自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年1月。

^② [加拿大]谢大卫：《圣经与西方文学》，载《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③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英]T. S.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陈常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母题和取之不尽的题材，他们在基督教文库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编情节、化用人物、再现原型、汲取灵感等，基督教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之中，共同奏响了西方文学的华美乐章。

如果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更不会有欧洲的近代文学，不可能产生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也就不会出现但丁、莎士比亚等世界级的大文豪。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了“地狱”、“炼狱”、“天堂”的景象，用梦幻虚构的形式、神秘的隐喻象征，表达了基督教的救赎意识和天国理论，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莎士比亚则在自己的戏剧里展示了广阔的基督教世界，莎剧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基督徒，他们的语言离不开《圣经》，他们的思想感情离不开基督教信仰。对此，英国学者柏格恩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①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圣经》的观念和精神，主要指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精神，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在创作中对《圣经》典故的巧妙运用。圣经文学体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现了宗教性和理想主义的统一，在上帝身上集中体现了真理、善良、正义、知识、无限、永恒等美德，莎剧则主要吸收了《圣经》的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构成莎剧鲜明的个性特征。T. S. 艾略特指出：“各种文学是可以相互影响的……文化的疆界不是也不应该是封闭的，只是历史使之有所区别。而那些有着重要的历史联系的国家，就未来的文学发展而言，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尤其重要。我们都共同拥有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尽管《圣经》有几种译本，但它仍是一部世人共享的经典之作。”^②

基督教对东方文学同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适应能力。朱维之认为，《圣经》的最大特殊点就是“博大精深”，它“含有广泛的人生经验，真理，和复杂多样的情绪；所以能够震动古今东西各族人民底心弦，给以崇高的美感，给以无限的慰安，并且救赎了无数人底灵魂，从地狱般的黑暗中，超度到光明的天国里”^③。这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于 16 世纪中叶传到日本时，同样震撼着日本人的心灵。

明治时期，日本著名宗教家内村鉴三的话语足以代表日本人的心态，他在《作为文学的圣经》一文中论述了作为一名日本人喜爱《圣经》的原因：“我

① 转引自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64 页。

② [英] T. S.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陈常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6～197 页。

③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49～50 页。